

俠萍書信



856.28
657
3

衣
萍
書
信

章
衣
萍
著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3 0614 5787 9

44251

衣萍書信目次

(一) 冬天的信	一
(二) 寄曙天	一二
(三) 東城舊侶	三一
(四) 在燈下	四三
(五) 捧場	五二
(六) 語絲與教育家	五六
(七) 仲民來	六五

— 1 —

(八)	海上	七二
(九)	呼冤	七八
(一〇)	罪過	八六
(一一)	枕上隨筆序	九二
(一二)	窗下隨筆跋	九五
(一三)	談卓別靈	九八
(附) 卓別靈訪問記 (章鐵民譯)		
(一四)	關於霓裳續譜	一二四
(一五)	看海	一二八
(一六)	同病相憐	一三〇

(二七)	填詞		一三二
------	----	-------	-----

附復函

(二八)	飯碗		一三六
(二九)	久靜思動		一三八
(三〇)	一首譯詩		一四〇
(三一)	若子女士之死		一四六
(三二)	關於「獐」		一四九
(三三)	我的作品		一五一
(三四)	關於隨筆		一五四

秋冬的信

1. 「歲歲重陽苦病累」

我的妹妹：

從莫干山回來了之後，我的身體很好。在西湖遊玩了十多天，看了錢塘江的潮水，回來已是草黃葉落，節屆重陽。在山上住了幾月，整日伴竹看雲，作文吟詩，真是清閒已極。一旦回到人海茫茫，車馬如雲的上海，頗覺頭暈目眩，精神疲憊。我本想遷家西湖，結廬於葛嶺之下，念佛吟詩，養病打拳，再享幾月清福。無奈「孔方兄」不從

人願，只好於上海灘頭，租下樓房一間，呼吸都市濁氣，再度苦悶生涯。金錢真是一個惡魔，牠打碎了人間一切幻想，撕破了人間一切美夢，癡男怨女，白叟黃童，天下多少有心人，那一個能逃出惡毒的金錢的爪牙。我的妹妹！你記得我從前告訴你我做的對句麼？

等身著作；

兩袖清風。

我的妹妹！你看我何等可憐而且何等驕傲！

南來四年，沒有一年不病。現在，我的醫生顧壽白先生說我的肺部已無問題。只願上帝佑我，從此康健起來，讓我完成我理想中的幾

部著作。

我的妹妹！重陽日本想到郊外看你。因為你來信說起你們的新校舍，「那裏有着青青的草場，平坦的大地，悠悠的樹林，搖曳着紅色的洋房。一團團的白雲隨風飛舞在無阻無碍的天際。」我看到你的信真是喜極欲躍。只恨我老了，病了，不能同你同桌共硯，同度學生生涯。我的妹妹！說來真有些迷信！我的病是一九二七年重陽起的。從此每年重陽，總有點不適。今年總算好多了。可是重陽日又傷風咳嗽，因此不能前來。但這些日子我總夢着你。說起來也好笑。但我決無一些邪心。孔丘說得好：「思毋邪。」請你任我刻骨的思也罷。

病中填了一首蝶戀花，寄呈一笑。

十里紅塵無着處，

秋到江南，

老盡江南樹。

歲歲重陽苦病累，

看花總被重陽誤。

孤傲心情誰共語？

獨看白雲，

懶與俗人住。

夜夜夢魂何處去？

楚王渡 畔行人路。

我的妹妹，你看我這首詩做得怎樣？曙天很賞鑑我的「秋到江南，老盡江南樹」二句，你以爲怎樣？

兄
衣萍 一九三〇，重陽後二日

2. 「風吹落葉池中」

我的妹妹：

謝謝你的記掛，我的咳嗽已好。現在我每天一早就到虹口公園去。這公園是在北四川路底，不知你去過沒有？上海是一個熱鬧的地

方，電影院，跳舞廳，那一日不是人山人海？我到上海四年，還不曾看過十次電影。雖然是爲了生病，但美國影片好的却是很少。我只喜歡卓別靈（Charlie Chaplin），這因爲旁的明星只是一個機械，而卓氏却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寫到這裏，忽然想起美國 Michael Gold 新著的 Charlie Chaplin's Parade, 那一冊以卓氏爲中心的故事，是一冊極有趣味的小孩讀物。可以說是同潘彼得（Peter Pan）和愛麗士漫遊記（Alice in Wonderland）一樣有價值，有趣味。我的妹妹！你是一個大孩子，我想去買一冊送給你。）

中國的影片我也看過一次，那簡直叫人作嘔。中國人不會笑，不會說話，不會滑稽，甚且不會動作。我曾見中國影片上一個女明星

拿了一塊手帕同強盜交手，而那強盜——手中有刀的強盜竟打輸了。手帕的能力真不小，是一件什麼法寶！中國影片正有待於有理想有智識的人去創造。我的朋友白薇女士也說想去演電影，琳麗的作者要去演電影，也許可以演得好！可惜她多病而且貧窮，所以終於是一個幻想。跳舞我雖然不會，却有點喜歡。劉廷芳先生曾說過一句有意義的笑話，說是：「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梅蘭芳舞而不跳。」是的，中國女人跳舞能跳得好的確是很少。美的舞蹈是需要顫動的，而且要有曲線。中國女人多數太呆板了。聽說那死去的有名的Anna Duncan曾到過上海，可惜我沒有福氣看見。我在上海的唯一的娛樂是逛虹口公園。虹口公園只是一片草地，幾根矮樹，可愛的是那青青一碧的水

池，我每次坐在水池邊的亭內，對着綠水凝思；有時心若太空浮雲，飄渺無際，有時心若秋風夜雨，愁思叢來。我本生來帶些 *Sentimental*，這也沒有法子。昨天，我一早去玩，草枯葉落，病骨支離，憶蔣鹿潭詞句云：「此身渾似病枯桐，只道一枝一葉怕秋風。」我的妹妹！我雖然久病，仍是不能忘情。我常想一領袈裟，了却此生，雖然寂寞，却也乾脆解脫，但我却不能這樣。我好像春蠶作繭，到死方休。我相信人生只是一團糾纏。我情願在糾纏中找苦，不惜願在解脫中尋樂。蘇曼殊的放浪，李叔同的苦行，雖可欽佩，却非所願。我在池旁亭中，低首思維，信口填了一首小詞：

菩薩蠻（公園池旁小坐）

風吹落葉池中去。

無聊人在無人處。

往事怕回頭，

回頭總是愁。

人愁天不管，

花落也由他。

憔悴爲情多，

情多可奈何？

這詞太寒酸了！不是好現象！但我以為文學第一要自然，不能「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固不對，強作壯語也一樣不取。海上叫囂聲浪很高的普羅文學，在原理上固無可反對。但像王獨清那樣頹廢的詩人，忽然也吟起十月革命的詩歌，總覺得令人好笑。那些坐在咖啡館中去獲得普羅意識的一流人更不必談了。寫多手酸，就此擱筆。

我的妹妹！願你平安。

兄
衣萍上 一九三〇，拾一，二。

3. 「看山鎮日不曾閑」

我的妹妹：

這些日子我真想莫干山，要不是爲了怕冷，我真想再住到莫干山去。我的妹妹，記得我在莫干山的時候，你寫信要我告訴你一些莫干山的風景，可惜我那時正趕着一部作文講話，上半天寫幾頁書，午後睡覺，傍晚看山，並沒有將山中景物告訴你。莫干山的特色，第一是竹，第二是水。遍山竹綠，處處泉清，令人心快神怡。我是一個山之子。

「新安山水甲天下。」徽州有名的黃山，雖然足跡還沒有到過。但以我家門前可望的七孤山和遙遙岩而論，雄偉峻奇，實有過於莫干山。只可惜故鄉交通不便，我無法將家中好景示人。我曾於七年之前遊過泰山，覺泰山的好處在於古跡和松樹。山中轎夫和道士，指點某處爲秦始皇的沒字碑，某處爲仲尼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處，五大夫松的雄

奇，石上寫經的精緻，蒼茫古跡，疑是疑非，令人幽然起弔古之思。我是不贊成對於古跡加以精密的考據的，我以為古跡的好處，在於神祕的令人起懷古之思，要追根問蒂地去推敲，實在是俗物的行為。英人 Gibert Chesterton 說得好：a thinker must not only be able to think things, but to unthink them。對於名山古跡，可以賞鑑，可以憑弔，只是不要考據，還是「不想」(unthink them)好。我的妹妹，這也許是我的東方頭腦在作怪。莫干山相傳是干將莫邪鑄劍之所。一條清水，憑谷直流，說是古人鑄劍之處，有個鹽商在那石壁上刻了幾個俗字，實在令人作嘔。莫干山的壞處是全山尋不出一首好詩，尋不出一個好字，只幾處洋房掩映於綠竹之間，莫干山只是一個歐化美人，缺乏「書卷氣」和

「古香古色」。但早上看白雲似棉絮地鋪在山脚田裏，傍晚看夕陽西下，遍山映作紅色，也有奇趣。我的妹妹，昨天，我寫了一首詞，追記夏間莫干山獨步夕陽下看山的奇景。詞雖不好，也不妨寫出給你一看。

浪淘沙

獨步白雲間，

遊思漫漫，

看山鎮日不曾閑。

知道青山也有意。

紅了蒼顏。

遠道憶幽歡，

見也都難！

春雲秋夢早消殘。

還有那人忘不得，

倚遍欄干。

我的妹妹！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我愛冷靜，也愛熱鬧；愛閒逸，也愛刺激。我以爲人類需要快樂，也需要苦痛；需要和平，也需要鬭爭。要不是爲了養病，我是決不會跑到峯高貳千丈的莫干山上去的。

但莫千山是冷靜的，我的心却同平常一樣的熱烈。我的妹妹！我一生受女人的影響很大。我的母親教我耐苦，我的祖母教給我勞動，我的曙天教給我溫良禮讓。我的女朋友中黃翠教我知道愛，秀芳教我知道恨，小湯教我知道肉的溫柔，小方教我知道靈的神祕。「還有那人忘不得，」那人是誰呢？我的妹妹，我不說了，讓你在悶葫蘆裏猜猜也好的。

在熱鬧的都市我只想深山是好的。但在山中住慣了也許想要跑到都市來了呢。人生永遠是這樣矛盾的呵！

兄
衣萍上 一九三〇，拾一，九。

4. 「故園山水好」

我的妹妹：

這些日子我又不很嬌。天氣冷，懶得出門，在房中關久了，時常覺得腰痛背酸。我的妹妹，你來信說要我到你的學校裏來，等着鴻送行，我是很想來的。鴻走了，你一個人當覺得寂寞了吧。我的妹妹，鴻是很可愛的，她有着緋紅的雙頰，健康的身體，溫柔而慈悲的心。我的妹妹，我想起鴻對我說的：「爲了我們，是很想先生能多創作，爲了先生，是很想先生能多休養。」這幾句話很使我感動。是呀，只要身體好，創作是不成問題的。人生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健康，第三

還是健康。四年以來，我吃了身體的虧真不小呢。

爲了鴻的回家，打斷了我離家的心了。我的妹妹，你一週後也是要走了的。我已經十年不回家了，曙離家也已經四載。天涯蕩子，怕說回家，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哪！

我的妹妹，我的家是在萬山叢中。我家的前面，可望見一座山，叫做七孤山，七個峯頭並立，好像筆架似的。七孤山，又名七姑山，有人說，山上住了七姑仙女。在很久很久以前，曾陸續有人到山上去過，但去的人一個個都沒有回來的。到那裏去了呢？村人說：都給七孤仙女捉去了。捉去幹什麼呢？有的說，是捉去活活的吃掉了。有的說，男的捉去成親了，女的捉去當丫頭。所以我們村中的人，無論

男，女，老，少對於七孤山的感情都不很好。七孤山離我家約七八里，我時常站在我家的門前，遙望那突兀奇拔的七個高峯。到了秋天，山頭就有積雪了，黛色的山尖，戴着白色的帽子，很是美麗。離我家最近的山，叫做干山，這干山，看去活像一個羅漢形，前面突出一個圓阜，我們叫做羅漢的肚子。但我對於干山的感情很不好，因為我七歲那年跟了一個女孩到干山去玩，失足跌傷了，現在唇下還留着一個小小傷痕。（這段故事我曾記載在倚枕日記中，現在想抽出發表，題目是：我的傷痕。）我家的西邊山下，有一個石洞，洞口爲圓形，我幼時會同小朋友走進洞去玩，愈走愈遠，漆黑黑地看不見了，只好跳了出來。據說那洞有五里遠，我們叫他五里龍洞。究竟有龍住

過與否，我們不知道，也不會考據過。我們村裏只有一百多人家，務農的居多。熙熙攘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界怎樣，國家怎樣，他們都不管，也無暇管。（但是上帝知道，現在，我村裏也有人去貼「打倒什麼什麼」的標語了！）小溪環繞着我們的村流着，溪水如鏡，游魚可數。我的妹妹，我的家鄉的风景真好，我幼時常唱着一首歌，「大好山川圖畫間。」我的可愛的故鄉，我離開他十幾年了。本來是爲了找求真理而離開家鄉的。直到現在，我所有的只是一個空虛而飄渺的心，真理是什麼，我還不知道。而我已經弄得一身是病了。我的朋友魯迅先生曾說：「真理是一雙鞋，每個人都可找着他適合愛穿的鞋子。」我的妹妹，我的鞋子在那裏呢？我到如今還是赤着足奔

走啦！

我的妹妹，我真有點久客思家了。前天下午，填了一首臨江仙，現在抄給你看：

暮地西風吹樹老，

菊花看到梅花。

病中何事苦憶家？

故園山水好，

壯志付烟霞。

十載飢寒歸未得，

負心深愧啼鴉。

夕陽無語冷窗紗。

病來憔悴甚，

倚枕試新茶。

我的妹妹，寒假已屆，你一週後也要回家了。你們山陰道上的山水也是天下聞名的呀！望你走以前能來玩一次。

兄
澤上 一九三拾，十一，二十

寄曙天

(一)

曙，

小狗從你走後，寂寞的什麼似的。牠找你不着，於是對着我『汪汪』地叫。下半年，那隻討厭的老黃狗又來找牠了，在草地和牠打了好幾個滾。我看得討厭，於是拿起石頭來打牠，但是，我又悔了呀。耶蘇說得好：『誰是沒有罪的呢？』我看見那黃狗躲過了石頭，在草地上四脚四手地抓，真是『狗抓地氈』，我懶得管這無聊的戀愛，於

是回到房裏來睡了。

晚上，小狗只是不肯睡，在月光地上拼命地吠。把醫生也吠得討厭了，起來趕牠。我覺得過意不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關牠到房裏來了。醫生還笑說：「這狗只聽密塞斯章的話，不聽密斯忒章的話呢。」

因為小狗一鬧，晚上又睡不大好。躺在牀上聽見清風從海邊吹來，女人們的抑揚婉轉的歌聲，只是睡不着。這時只想你在旁邊是好的。蚊子也跑到帳裏來搗亂了，我趕蚊子不走，氣極了咧。因為有了好伴侶的緣故，三四年來，不曾自己趕走過蚊子，連趕蚊子的能力也沒有了。

呢？

我又望你早點來，又望你在上海把學校幫忙辦好。真是，怎樣好

你的衣萍 一九二九，七，十四。

(一)

曙，昨夜還是不能睡。其原因，自然是記掛着，不知道你的錢弄着沒有。我是窮人，偏偏生了這樣的富貴病，真是如何得了呀！

外面風聲浪聲，擾得人不能安睡。我因此想到自殺，覺得這樣多病的身體，趁人不知鬼不覺的深夜，向海裏一跳，不是萬事皆休了麼！可是自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又覺得姑姑說得好：「我不贊成

自殺！我們爲什麼要自殺呢？我們應該殺人，我們應該讓社會來殺我們。」

在枕上，想起 Robert Graves 的一首詩，題目是：「不要恨，不要怕」（Hate not, fear not）原詩如下：

Kill if you must, but never hate: man is but grass and hate is blight,

The Sun will scorch you soon or late, Die wholesome then, since you
must fight.

Fever and fear distract the world, but calm be you though madmen shout:
Through blazing fires battle hurled, Hate not, Strike, fear not, stare Death

「唔，我在枕上反復念着 Robert Graves 的詩，心兒不覺鼓舞起來了。我又想起鉄民告我，周白棣君有一次跑到萬牲園的水邊想自殺，到了水邊，忽然記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來，於是默默地背誦着，誦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昂然地離開水邊，走出園來了。

是呀！好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這正是我們青年的模範。

我覺得社會上雖然使我厭惡的人們極多，但也有不少愛我的青年男女，這兩年，我接到許多不相識的青年男女寫信問我的病，關心我

的著作，可憐我因為老是生病不曾一一答覆他們。

曙，我只望我的病漸漸好起來吧。我希望能寫成我計畫中的幾部書，供愛讀的人們的一笑或一哭。

曙，我今天很早便醒了，我想你呢。我把溫柔的被擁在身邊，算是擁抱着你了。我把身體躲在溫柔的被裏，覺得有無限的舒服呢。

望你快來！

(三)

親愛的曙天：

衣 七，十四，一九二九〇

細雨送着你孤獨地回去，我站在細雨中送你，直看到你的『桃色的衣裳』消失在朦朧的細雨中的時候，這纔悵然惘然地回到醫院來。

『我的愛人呀，請你耐着心，關上門，等到這可厭的疾病的過去。等到上帝赦免了我的罪的時候。』我的心裏的祈禱只有我自己知道罷了。Karl Marx 說過：『宗教是人們的鴉片。』(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我想，像我這樣久病心弱的人，鴉片的確是最好的安眠劑了。所以回到牀上來我就熟睡了片時，因為上帝有靈，我相信，必不忍使我的苦命的人兒這樣長久在細雨中跋涉着的。

午後，G 醫生替我查了一次身體，並且拉着我的手要我跑，我愛的，我當然跑不動呀！但是，G 醫生說，一月後，他保管我會跑，而

且跑得很快呢。

我現在担心着的，就是你的臉比從前更瘦了。我愛的，耶蘇說得好：『人若是賺了全世界而失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我希望你珍重着你的身體，爲了我的緣故，也爲了你自己；爲了我倆前途的幸福和快樂，我是無論如何要把我的病和你的病一同醫好的。上帝助我，我應該這樣做！

鬍子刮過了，漂亮得多了呢。來，愛的，接吻吧，沒有討厭的鬍子會惱着你。

鄉下房子有，據刮臉的說。我希望你過一二日來瞧一次。

姑姑來過沒有？我希望你晚上睡得甜美，旁的沒有什麼可說了。

你的衣萍

一九二九，八，十一日

東城舊侶

寄湖上飄泊的C——

這是一個暴風雨過去了的秋晚，星星大約還沒有消息吧，我坐在這古廟的西院的一間小房裏寫信給你，在湖上飄泊的你。C，我們不會見面，已經四個整年了；提起你，我便想起東城，那永遠不能忘記的鬥雞坑的浪漫生涯。在那裏，我們會儘情地驕傲，我們會狂放地自由，我們會藐視世間一切的卑鄙的人類和虛偽的真理。你和我每晚共睡在幾塊木板拼成的小床上，抵足談天，常常徹夜不睡。時而強顏歡

笑，時而高歌當哭。有時談得倦了，你便坐起身來，高彈着你心愛的伴侶琵琶。我說，「夜深了，彈什麼呢？」你說，「我在這裏彈着琵琶接太陽。」「太陽麼？還早吧。」我知道你的心中正充滿了悲哀，便也不肯用些不入耳之言來勸你。C，當我到北京的那一年，你的父親似乎剛去世吧。你對於你的父親平時的主張很不合；你告訴我，你會寫信否認過他是父親的。但當你的父親的死耗傳來以後，你的沉痛和悲哀，似乎比那些自稱孝子的人還深萬倍。你爲了反對你的父親，脫離家庭，曾受了無數的羣衆的痛恨與唾罵。羣衆用了種種的手段與方法壓迫你，陷害你，以爲你是萬惡不赦的人。但是，你的一腔熱淚，只有你自己和我懂得吧。我在沒有來京以前，和你是沒有見過面

的，雖然我們也不斷地通着信，雖然我們的家相隔不過五六里。O，想不到我們沒有見面便成了知己。那一年的秋天，我從家裏來京，到金陵便把家裏帶來的幾十元盤費用完了。我困居在一個鼓樓下的客寓裏，每天悶吃悶睡，一連住了兩月，看看秋盡冬來，箱裏的幾件破衣已當完了，公寓裏老板的臉孔也一天天地貓惡起來。那時叫我來京的是H先生，可是我又不願意把我的潦倒生涯給H先生知道。金陵雖然也有幾個舊同學，但彼此都是一般窮困，誰又能向誰借得一文錢呢！冬風一天天的嚴厲起來，可憐我的身上只有一件夾衫。天氣晴明的日子，我還能獨自踱到荒郊逛逛，對着白雲和清風聊話我的心中煩惱情形；要是不幸而逢着天氣陰鬱，狂風怒號的日子，我便只能擁着薄

被，躺在床上。C，那時殷殷寫信給我的是你，因為你在北京，也很誠懇地希望我來。但同時你也老實告訴我，你們自己開的飯館已經關門了，你自己的生活也發生了問題。幸而你還得着你一個朋友的幫助，可以做點文章賣錢度日。C，我本不敢將我的窮困情形告訴你，但後來想想，除却你又沒有可以告訴的地方，我終於忍痛將我的情形快函告你。你接着我的信，果然着急萬分，你從朋友那裏借來二十元給我做盤費，又知道我身上沒有衣服，便把你自已穿的大衣也寄給我。我們那時還是一個沒有見面的朋友，我接着你的大衣和錢，感激和同情之淚竟忍不住流了半天。次日我便動身到北京來了，火車到京城的一晚，月光似乎正照着積雪吧，我穿着你的大衣坐着洋車好容易

找到鬥鷄坑，一個荒僻而冷落的死胡同裏。我叩門，C，你拿着洋燈親自跑出來接我，當我握着你的手對着你的微笑的臉龐的時節，我的心中竟不知是甜是苦，悲歡交集，有話也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從此便同度那鬥鷄坑裏的浪漫生涯。我們的性情，雖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驕傲和狂放，大約也是一樣吧。記得有一次，你告訴我：「驕傲是做人的最好法子。」那時常到我們這裏來的是鐘鼓寺的Y君，Y君是一個有名的瘋子。我們在月光地上，喝着酒，拍着桌，罵世界，罵社會，罵人類，罵家庭，罵一切的無聊道德和法律。但是，C，你還記得麼？有一晚，罵到家庭，Y忽然嗚咽起來，因為Y的家庭，似乎有難言的隱病似的。C，你那時也忽然悵悵不歡，你大約是想你剛去

世的父親吧。我們是從來不肯互相安慰的。我們是一般的情痴。有淚便儘情地哭，有樂便儘情地笑呵！

但是，C，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終於給那H先生說中了，他說，「你們這一班小名士，餓也會把你們餓死了！」C，我們的狂放和驕傲竟敵不了那萬惡的經濟制度的壓迫。鬥雞坑的生涯，竟一天天地黯淡起來。我們親自燒爐，親自買菜，親自煮飯。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不知幾個月，而米鋪子已經來討米賬了，煤鋪子已經來討煤賬了，一月數元的房租也竟無力擔負。C，在這樣醜惡的世界，我們要做那自由而美麗的理想的好夢是沒有不失敗的。理想，理想永遠是天際的微霞，是地上的曇花，牠只能存在人們的腦裏而不能實現在人們的身

邊。古代最偉大的理想家不是給人們釘死，磔死，就是給人們哭死罵死的。何況我們呢？渺小而怯弱的我們呵！就是受點饑寒，壓迫，虐待，惡評，原是活該！

C：從那時起，你我便遷居在隣近胡同的一個小公寓裏。大約是受了刺激的緣故罷？你我都自覺的成了頑固的唯物主義者。記得有一天，Y來問我，「青年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我說，「大約不過金錢和女子而已。」Y很生氣，但一時也沒有話可以回答我。我們那時對於這萬惡的眼前世界，既然十分厭惡，又免不了十分執着。那時Y曾提倡飄渺虛無的「大破壞主義」，他自己掛起了「新英雄」的招牌，他反對我們談戀說愛，（可憐！我們的Y後來竟以單戀喪命！這

一筆糊塗賬真是從何說起！)他說，「破壞好像造路，假如前面有牆擋住了，最好是將這阻碍的牆一齊推平。阻碍前進的牆不推平，我們也不必提倡造路。」他又說，「中國的社會精極了，沒有澈底的破壞不必談到建設。」C，你是否還記得，一班小朋友，在公寓裏弄硫磺的故事麼？從提倡破壞而到提倡結社談文學，從弄硫磺而變到做歪詩，C，我們實在已經成爲無用的懦夫而不自知了。後來你又因爲戀愛而生了兒子，你既做了父親，於是又不得不另租房子分居，而且你的負擔一天重似一天，你便不得不離開北京而東西奔走。我們從此便一別四年。在這四年間我們失去了我們的Y，可憐一位提倡破壞的新英雄竟因爲戀愛而與草木同腐！C，我聽說你一困於金陵，再阨於長沙，

莽莽天涯，似乎竟沒有你立足之地。因為你刻骨地厭惡羣衆，所以羣衆也刻骨地厭惡你。最後你只携着你的愛人而回到萬山叢中的故鄉。故鄉，那裏有美麗的青山，那裏有清澈的綠水，那裏多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動人民。我以為你回到那樣勞動的社會裏，大約也可以暫時安心了吧。但是，C，我在從滬上寄來的一本故鄉朋友們辦的小雜誌上，看見你攻擊鄉間的紳士和老頑固的文章，知道你到了那裏又厭惡那裏了。C，我總相信，堅執地相信，這世界是錯了的，而且你總可以站在不錯的一邊。因為世界是虛偽，而你是真實；世界是敷衍，而你是澈底。無論你有怎樣的罪惡，缺點，如社會上無數的「羣鬼」所攻擊你的所說；但是你的真實和澈底，足以使你的罪

惡和缺點完全消滅，如浮雲的消滅在熱的太陽光底下一樣！

C，昨夜，這真是夢想不到的，我接着你的來信，知道你已經從家鄉到了杭州了，你現在湖上飄泊。你說你要到北京來，你說來到北京就餓死也甘心的。C，我不懂得，你為什麼愛這樣破爛，臭腐，荒涼的北京城！但是我記得一個新交的朋友K曾對我說，「我愛北京，因為北京能找着幾個可談的朋友。」C，我想你也許爲了你的幾個朋友而到北京來的。但是，我真有點怕見你，C，因為別來四年，你的鬥鷄坑裏的老朋友已經憔悴而且蒼老得不堪了，你見面時一定要很驚怪，也許竟至「相逢不相識」。這遙遙闊別的四年中，我已經越過墮落的深淵，洩出愛戀的恨海，從穿了誘惑和恐怖之衣的惡魔的手中

解放出來了，雖然我的身上還存在着許多世間的不幸的傷痕。我是從黑暗之城裏久居的人，我已經不怕黑暗了。因為我相信，無論晚上怎樣有星星和月光，日間怎樣有紅霞和太陽，但在這寂寞的人間，在這不進步的社會，永遠是一般的黑暗，無論是午夜或是早晨。我對於人生熱烈地執着的，我愛人間的聲，色，香，味，雖然我對於狡猾而無恥的鬼們穿着紳士之衣在人間的城內奔走，有時也十分慨然。反抗是怎樣無力呵！C，我現在的無聊的希望，只希望也找着幾個狂放而驕傲的流氓朋友，在月亮地上再恢復從前在鬥雞坑的喝酒謾罵的生涯，聊以解解心中的積憤。來吧，快來吧，可愛的浪漫的C！餓死原是我輩分內事，而且我輩餓死也最好是死在一起！

衣萍 暴風雨過去的晚上

在燈下

伏園兄：

許久不見了。聽說你從妙峯山進香回來，頭上灰綠色的帽已經變爲白色了，朋友們多以爲你所以戴白色的帽，爲的是便於插上紅色的花。但我想你這次同頤剛先生們從妙峯山帶回來的，一定不止幾枝紅色的花罷？妙峯山的觀音，（不是真光劇場所演的「觀音」，）定能給了你們許多的神祕，許多的靈感，許多的亂七八糟，許多的一無音的音樂」。聽說「歌謠週刊」也許要出一期「妙峯山專號」，這是我所聞而欣喜的。但我想你老人家也很久沒有做東西了，——去年你寫

了一封長信，說某省的女子是不穿褲子的，結果是給某省人大罵了一頓，罵得一句話也不敢說；假如你現在再寫一篇什麼東西說妙峯山的觀音是不穿褲子的，我想這番決不會再鬧出什麼亂子來罷。觀音手下的猛將，只有金童和玉女二公，此二公都是很美而且溫和的。觀音就是要同你搗亂，派出什麼金童玉女到你的夢中來找你，我想你老一定也極願意和渠們周旋的；將來通起信，打起筆墨官司來，一定又是紅色信封，綠色信紙，香氣襲人地擺在副刊編輯的桌子上。這樣稿子在副刊發表出來，真是我輩三生有幸了，我也許能從寂寞的古廟裏，遠遠地嗅見從天際飛來的妙香。老兄，這豈不很好？我望你的論妙峯山的文章快做罷。

這兩星期以來我真苦極了。小妹妹天天生病。我自己又要教書，又要做工，又要坐洋車奔走；早上起來，有時還要提着籃子到市場去買魚，買肉，買油，買鹽，買醋。我一個人做教員，做小工，做看護，當聽差，真是弄得天昏地黑，一塌糊塗。老兄，你知道的，前兩個月，我是天天達爾頓制迷，你們要同我討論琴心女士的真假問題，我便免不了要說到柏克赫司特女士的身上去，結果是做成一篇一萬幾千字的又長又討厭的文章。雖然小峯和你都在那裏恭維我，說那篇文章還可以一讀，其實我自己是在洋文書中東抄西襲，混混而已。中國現在出版的達爾頓制書籍也許可以湊到一打有零，雜誌上的論文更是盈千累百。其實英文書籍討論達爾頓制的並不很多，就我所知，重要的也不

過四五種而已。達爾頓的難處不在談而在行，我們關起房門一年也許可以做成幾本洋洋灑灑的達爾頓制的討論集，但我們打開房門，也許十年辦不好一個達爾頓制的學校！我對於教育，真是外行，外行，又外行。我也想不到，自己要丟下文學，研究教育，但不研究教育，如吃飯何！我自始至終不相信讀書是爲了做人。教員拿教書去混飯，作家拿文章去賣錢，是學者的學問，同商人的商品，正沒有兩樣。我所以要研究教育，正因爲我暫時不能不在教育界混飯。至於我高興起來，有時也胡湊幾句歪詩，寫她一兩封情書，但這種賞心樂事，無所爲而爲的精神，也正同玩水登山，消遣而已。我現在仍歡喜研究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但我已決定此生不敢再想翻譯。一來因爲我沒有盤

費跑到歐洲，二來也是我怕來惹罵。我自始至終看不見世界上有什麼藝術之宮，也看不見中國有什麼文壇。從前曾有人要拿着黑旋風般的大斧，站在藝術之宮的門前，不許閒人入內。其實藝術之宮見於何方，築於何時，裏面住了有若干人，我到今天還十分懷疑。但假如走進藝術之宮的門有如此之難，不幸而竟要嘗大斧的滋味，那我就永遠情願住在古廟，當一輩子的和尚。現在我們的朋友劉丁君又要在中國文壇上來劉臭草了，而且甘人君也同樣的拿起刈刀，到文壇上去努力。我到今天還忘不了，劉丁君和甘人君曾饗我以美味之鷄，一鷄之恩，也許竟終身不忘。但我畢竟是戴上眼鏡，看不出中國有什麼文壇，我看不見的中國，只是你殺我，我殺他，一個殺場而已。中國的特色是軍

人，軍人，軍人，不是什麼東南西北的文學家。文壇不是容易築的，要泥土，要肥料，更要多數的撒種者。但是可憐的中國文壇呵！你的撒種的人在那裏呢？刈刀在中國，實在不如耨耪的重要。我不是故意替「臭草」辯護，「臭草」原應該割。但誰能替我們種下一兩株香草呢？「花」和「月」在世界上，幾乎到處受人歡迎，然而在不幸的中國，「花」和「月」也特別遭殃。花和月何嘗害了你們，你們自己不會賞鑑花和月，所以硬要把牠們拿下臭溝，任你們的狗屁文學家，隨意塗抹。我雖然愛好文學，但我永遠沒有野心，想在中國老起臉來做什麼文學家。羅志希真不長進，他跑到美國糊糊塗塗地睡了一覺，却遠遠地寫什麼信來談「射他耳」，並且想把吳稚暉先生扯下「泥潭」，

陳西滢也站在一旁幫忙，硬要把這個鐵打的吳老頭兒，用火焚化，鑄成臭而且軟的文學家。難得吳老頭兒罵得真好！「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我看了「猛進」上吳老頭兒的大作，真忍不住哈哈大笑，拍案稱快。有人拿文學評論家的眼光來評我，說我無論是做詩寫文，總離不開女子，並且風聞還有什麼地方的什麼「郎」，曾悄悄地寫信給你，請你不要登我那樣的無聊稿子。我因為存心不做文學家，所以對於任何評論家的議論，都一概不理。小泉八雲曾說過：The great prose writers, outside the easy of history, are nearly all famous as tellers of love stories, An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elect half a dozen Stanzas of classic verse from Tennyson or Rossetti or Browning or Shelley or Byron, which do not contain anything

about kissing, embracing, or longing for some imaginary or real beloved. 但西洋詩人言情說愛則可以，中國則不可以，況且我不是詩人，當然沒有言情說愛的資格。花和月的文學，在中國現在，誠然免不了要受取締，將來也許要定出法令來：「在詩中發見花，月，愛，女，等字者，每字筭二百。」

燈下信筆寫來，已經太長了。本來想正正經經地寫些什麼，却仍然說了一堆玩話收場。小妹妹已經熟睡了，我也應該走了。本想把這封信攔到明早再添上些什麼，但明早又要走到市場去買油，買醋，想添上的也不過一些油醋而已。所以在燈下就把這封信發出了，你此時大約還在洋車上奔走罷！

衣萍。
五，十一晚，一九二五。

捧場

靜之吾兄：

情書一束出版後，就想找個什麼人捧場捧場。記得美國有本雜誌上，曾繪着一幅圖畫，上面是一對著作家夫婦。男的一隻手高舉起他的一冊新著，向着女的說：「吾愛，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女的笑着說：「是的，吾愛，世界上只有你寫得出這樣的好書呀！」這幅圖畫曾幽默地印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我想，要是我的她不病在醫院，趁着我的拙作現在出版的良辰，我們倆又何嘗不可關起房門再繪一幅那樣幽默的圖畫呢？然而偏偏她又病了。我的天

呀！世界雖大，你教誰來替我這冊小書捧場呢？

天沉下臉兒，似乎在說：「你的朋友呢？」朋友嗎？我的朋友，從近處數起，由北京而南，而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數到外國，到巴黎，到倫敦，到柏林，到紐約，到……一總算起來，也不過一打人吧。遠水難救近火，在外國的朋友不用提了。北京的朋友，就將「語絲」的一班夥計們說說吧：「語絲」的老夥計，周魯老，周豈老，錢玄老，劉半老，林玉老，……這些老頭兒平常都不喜言情說愛的，——是的，周豈老勞髯譚過一些言情說愛的小品吧，然而現在也不譯了。——對於我的拙作不會賞識，也不肯捧場吧。其餘的小夥計，如「老板」，如品兄，如……雖然都是「二八年華」，却已經宣言「古

井不波」了，也未必肯來對於言情之拙作而加以恭維吧。只剩得一個做過月夜的川島，川島，是的，只有川島，他也曾熱烈地言情說愛過吧，然而他現在是做了父親的人了。有了女兒的川島，還能來陪我言情說愛麼？哦，不用我，「語絲」的一班夥計，全沒有替我捧場的希望的。北京沒有了，於是找到南京：南京的兩個朋友：一個病了，一個瘋了。南京沒有，於是找到上海，找着自稱爲「情痴」的靜之，做過蕙風的靜之。哦，靜之！你，你一定得替我捧場了！

於是我便想將情書一束寄一冊給你，靜之，我想，「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但是，天呀，偏偏不湊巧，靜之，你的通信處呢？你一個月搬了次兩家，我已經把你的通信處丟掉了。我要

將這冊小書寄到上海的什麼地方給你呢？哦，哼，情書一束寄不出，捧場的人找不得！她是躺在牀上呻吟，我是對着板壁生氣。

氣生完了，沒有法子，還得來自己捧場。

靜之，你聽——

小仲馬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再能作一篇半個世界 (Le Demi-monde)，但我却不能再成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sa) 了！」

章衣萍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將來能做什麼再好的小說，可是我却不能再成一部情書一束了！」

假如父親不許他的兒子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跑進他的兒子的口袋中；假如母親不許她的女兒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

地跑進她女兒的繡被裏！」

唉，唉，捧完了，肉麻，肉麻，好臭，好臭！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對，誰說不是？

小仲馬，哈，我不也做小仲馬，我連大仲馬也不想做，我只是打一個譬喻！

靜之，你想，我的鬍子一年長一年了，還有什麼臉面老是這樣言情說愛下去麼？我的玫瑰的道路已經走完，橫在我的前面只有荊棘的道路。

情書一束大半是多年以前的稿子，寫得那樣粗疏，那樣瑣碎，那樣無聊……

而且付印前後，我病了，她病了，她病了，我又病了，病到如今，她還在病。

靜之，你看，書中的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我也來不及改，漏洞，缺點，我自己會指出幾處。

然而，還是不說了，「家醜不可外揚」，自己的醜，難道就可外揚麼？打折肘膊向裏灣，自己終說自己好！

「桃色的衣裳」的全篇，「紅迹」的一部分，靜之，你看，那是我所稍稍滿意的，你及你的夫人看了樣怎？

嗚乎，假如我幸而囊中能有幾十吊銅子，我將如北京國民大會時某派一般，二吊銅子願一名嘍囉來捧場，不幸而我囊空如洗，我只好

自己來捧場，寫成這樣不害羞的自己捧場的信。

知我罪我，聽諸君子。

衣萍

五月十七日，一九二六。

寫在她的病榻前

語絲與教育家

豈明先生：

許久想到八道灣玩玩，只是沒有工夫。每天在廟裏望着紅牆一坐，一天的光陰就悠悠地過去了。這兩天伊又小病，油鹽也得自己料理。在廟裏修行的和尚還要管家庭大事，真是忙煞人也麼哥，惱煞人也麼哥！

小僧今天寫這封信給先生，並不是窮了想要借錢，也不是悶了想要訴苦，只爲了僧們語絲方面一件大事。

近來常聽見北方的教習家們「慨乎言之」的說：「青年學生看語

絲的太多了，總之不是好事！」小僧靜坐一想，他們的話也實在有理。語絲並不是爲了青年學生而出世，他的目的也不在普渡青年學生。語絲自有語絲之真：說滑稽話和罵人似乎是語絲的特色，雖然有時也登了許多亂七八糟的水平綫以下的文學作品。俗們語絲老夥計們大家都知道，語絲初出版時節原來只想印兩千份送送人就算了，並不想到青年學生們能够賞鑒，——專門供給青年學生閱讀的週刊雜誌，自有那海上霸王商務書館去包辦。那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者，語絲行銷一年，居然風行全國，銷數之多竟與所謂水平綫以上的「大報」相伯仲。近據「北新」老板以及老板奶奶說，上海某處學校學生四十餘人，竟每人定語絲一份。這也難怪教育家們要慨然了。可惜現在老

虎總長已經逃走了，教育家們又不能呈請教育部明令全國青年學生不許閱讀語絲，或者提出閣議通過，由執政明令禁止語絲發刊，所以慨然也是徒然了。然而小僧之見，教育家也自有辦法。學校中儘可由教務處佈告：「凡學生購語絲一份者記過一次，或扣學年總平均積分十分；購語絲半年或全年者斥退。」這種佈告一出，學生們自然不敢再閱語絲，諸位大教育家的苦心也就達到目的了。

文字誤人子弟，的確罪孽很大！活着就是沒有報應，死了也難免割指頭，下油鍋，上尖刀山，實在萬分可怕。小僧爲了語絲，再四思維，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數日。覺得教育家取締自然是「正人心息邪說」的辦法，俗們自己也有一種方便，可以略減罪孽。就是此後語

絲諸位道友撰稿時，如自己以爲此稿不適宜青年學生閱讀者，（如說滑稽話及罵人）應於篇末親自註明「此文青年學生萬勿閱讀」字樣，以免自誤誤人子弟，罪孽無窮。

迫切直陳，諸希

亮察，並祈火速轉告

語絲諸位道友，是爲至幸。

衣萍合十上。一九二五，十二月。

白塔寺邊。

（附錄）衣萍上人駐錫拉閣廟中，于禪悅之餘關心我們這個小週刊，惠賜貝書，指示迷路，展誦之下，和南贊歎。慨自五聖

先後示寂，衆生無緣領受妙法，鈍根增長；汗牛充棟，雖有甚深微妙義諦，如水投石，如風過耳，莫能信受，正是末世惡緣，雖有彌勒佛亦難濟度，此大可憐憫也。教育學者皆是外道，自昔五印度卽多此輩，執著名數比量，拘守表冊符籙，不過梵志之末流，未聞解脫之大道，駭笑却走，亦固其所耳。微聞大蟲宗師已返初服，樹倒活猴散，滅法之事不復能就，誠如教示；吾道如行雲流水，起住自如，雲可捕乎？水可斬乎？卽或嘗試，亦復徒勞。觀彼教育家衆乃學子大師，尙爾笨如獼猴，徒知在聖堂側擺錢攤，如彼猶大亞人，何況「青二歲」乎，奚能一聞喝唱便爾悟徹，亦只偶爾隨喜，無他響影，杞天之慮，唐喪心意。上人主張

隨時標示，具見婆心，以愚觀之，可不必也。吾諸道友發菩提心，修種種難行苦行，或參油鹽之禪，或奉抄胥之役，聖果不遠，定慧已得，更復何憂何懼，祇須任自在心，行無礙路，便自然姜太公神位在此，諸邪迴避，百無禁忌也。質之衣萍上人，不知以爲如何？十二月十五日，優婆塞豈明拜手，于宮衣庫北。

仲民來

秉璧兄：

仲民來，送給我們一包蜜棗，幾塊秋石。秋石，據說是桐城的土產，那裏的人早上泡來當茶喝的，可惜余生非在桐城，到如今還不曾領略過秋石當茶的滋味。看那樣白澀澀的樣子，倒有點像明礬或什麼「人中白」之類，真叫我有點不敢泡來「牛飲」。所以秋石數塊，到今天仍然擺在書架之上，當作古董。蜜棗滋味頗佳，已嚼去大半。從前我以為桐城不過出些什麼「古文家」之類罷了，想不到還有這樣好吃的蜜棗，真是將來有暇，非到桐城去親吃一趟不可的。據仲民說，蜜

棗本來不止這麼小小一包，因為先買來幾斤，都給她的哥哥之類吃完了，後來在她動身之前一天，還是她的母親想起，纔特別派人到左近三十里的鄉下買了一些來的。這樣說來，應該特別感謝她的母親了。否則，我們那來這樣的好蜜棗吃！哈哈！

你在大連船上及在鄉間寄來的快信都早收到了。因為不知道你何時出國，所以沒有寫回信。據仲民說，你是決定中秋節後走的。那麼，你現在大概已經在往法國去的船上了罷。

近來我們這裏發生了一件小事，你知道麼？貴母校的禁止「淫書」政策，已經擴大了。詳細情形，你看九十八期和本期的語絲，當可知道罷。貴母校常局把「性」「情」「愛」等字的書都當作「淫

書」，你從前寫信給我，有點憤然；現在想來，你那時的憤然實在是
不應該的。誰都知道，貴母校是私立學校罷。私立學校正同私塾一
般，請到鄉村僻壤之間去，看那裏的私塾先生，抽着烟袋用「戒方」
打學生，誰還敢哼一個「不」字麼？私立學校關起門來做皇帝，無論
幹出什麼來，總之，都是應該的罷。

至於假軍警之力，壓迫出版界，這本是「古已有之」的事，何況
這個年頭兒。「羣化」教育當然是不應該的，「政化」或「軍化」教
育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們也可因此得點經驗。幾個朋友談起，我
輩也想辦一個私立學校，何時開學及名稱，總之都容易的，只是難得
什麼施主，捐款一到，馬上就可成立。秉璧，你也可以省下些留學經

費，來入股罷。發財雖不敢必，有了學校，辦公文呈請軍警的勢力，總之有罷。比現在這樣窮光棍可闊得多了。

至於拙著情書一束暫時「束」起，老朋友一定要代爲可惜，其實，也可不必。那樣一部精書，不瞞你說，三千冊的初版書，一冊也沒有了。所以這次的檢查，我的倒沒有什麼損失。據老板說，北京的一個高級中學，在講完紅樓夢以後，就接着講情書一束，情書一束也可在講堂上講的麼？這也使我有點赧然。然而京津相隔三百里，思想竟有如此差池，豈非一樣可笑的事麼？

貴母校陳請的禁令，同拙著在世上的生命，究竟孰短孰長，老天總會知道的罷。本來拙著也非什麼了不得的書，要同現代詩人的大著

一般，非「五十年以後」纔朽不可的。你知道，我是一介笨人，並非什麼「文學家」。所以鄧公振鐸，把拙著列入小說月報文壇消息內，我看了就毛骨悚然，早料要弄出禍事，天生沒有文骨的人，亂寫的東西，如何可放在冠冕堂皇的「文壇」上面呢？怪不得文豪們要背後嘆氣，憤憤不平了。然而，我還想寫下去的。只要有印者。有讀者，將來自然還有東西出版。桐城的密漿真好吃呵！我吃完密漿以後，還寫文章，誰管得了呢？「禁令」將來自然會更嚴罷，然而，不出版也沒有什麼要緊，寫出來也就夠滿足了，在這個年頭兒。

天冷了，久不出廟，不知街上女人們，又作如何美麗裝束。記得什麼經上有這樣一件事。一個小和尚久居山上，跟着老和尚念佛，

隔絕世人多年了。一日，小和尚跟着老和尚下山到城裏去玩，看見一個女人。小和尚是從來沒有看見女人過的，於是驚異地問：「這是什麼呵？師父。」老和尚急了，怕小和尚要爲女子所惑，便說：「了不得！這是老虎，要吃人的。」後來師徒二人回山了。老和尚問小和尚道：「今天你在城裏看見的，什麼最可愛？」小和尚想了一刻，瞪着眼說：「我覺得那要吃人的老虎最可愛！」——可見女性的「色」惑是難斷的。這故事不記在於何經，因爲近來很窮，幾部經書都賣去沽酒喝了。總之，並非小的編造欺人的罷，佛祖在上，實鑒此心。我不知過近來東西洋的「性教育」(Sex Education)如何講法，因爲肚子只記得一點經書，所以就寫了出來，以博老朋友在萊因河畔的一笑。貴

母校當局懂得的道理自然更多了，但不知那些「小和尚」們將來怎樣。

匆匆寫來，不覺很長。肚子餓了，想嚼密棗去，懶得再寫。願你一路平安。

衣萍手啓 十月四月一九二六

海上

豈明先生：

病中讀到先生的信，覺得十分歡喜。

到上海灘上來了三個月了，爲了胃的問題，每天跑到寂寞的鄉下去教書，站在講台上去說許多敷衍的話，自己裏得很對不往那些眼瞪瞪地望着我的許多青年。據老於教書的朋友說，教書有很妙的辦法，就是拿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橫來豎去的畫，一點鐘便很快的過去了。所以有些老於教書的兼差的朋友，每星期教二三十點鐘的課，並不覺得疲倦，臉上大概吃得很胖很胖的。我是天生的蠢貨，「拿粉筆

畫黑板」的伎倆，也曾試了幾次，覺得把背脊朝着學生究竟不很妙，只好仍舊吊起喉嚨乾叫，那知道命運不住，在講台上叫了不到兩個月，便叫得吐血的毛病。貴省的夏丐尊君曾在他的功課表上題了八字的絕妙對句，叫做：「不如早死；莫做先生。」我在病榻上呻吟的時候，想到夏君的對句真是從艱苦的經驗中得來。但是「早死」究竟不是可以強求的事，所以像夏君那樣有了鬍子的老人還挾着皮包整天地奔走，而我也只好等到吐血停止之後仍舊要到鄉下的講台上去大叫了。

吐血是很可珍貴的病，只有詩人纔可以此病自豪的。遠西的箕次（Kasagi）君嘔血而死，文學史上傳為美談。但我既不會做詩，（聽說中

國的詩壇已經入了軌了，所以我們這些軌外的人當然更不敢高攀。）將來的什麼文學史或武學史上當然永遠沒有名字，鮮約的血豈不是白吐了麼？而且吐血的人大概都會喝酒，所謂喝酒若干碗，吐血若干斗之流，遠如晉代阮嗣宗，近如當代郁達夫，都是鼎鼎大名，士林共仰的。然而我生來不會喝酒，葡萄酒雖然偶而也可乾杯，貴處的紹興黃酒便不敢奉陪，何況白干與燒酒之流，真是從來點滴不敢入口的。像我這樣既不會做詩又不會喝酒的蠢之，偏偏要吐起血來，真是老天爺有眼睛，先生，你看，豈不冤哉枉也麼？

惠書論「真美善」一段話，鄙意甚為欽佩。但這類雜誌在上海灘上很流行，一班無聊小報替牠出死力鼓吹不用說了，最近的「文學週

刊」上聽說也有人在那里恭維，可惜沒有看見，不知道恭維了些什麼。「病夫老爺究竟是孽海花時代的人物」，卽如就最近創作「魯男子」看來，也還不脫章回小說的習氣，「魯男子」的「序幕」一篇能乾脆刪去，豈不爽快得多麼？那樣嚕囂的空話實在是從「紅樓夢」或「水滸傳」第一回受來的流毒。又他在「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上攻擊語體文的歐化，拼命的罵人，要歐化文人「把你的黃皮剝掉變了白，黑髮拔去變了黃褐棕，黑眼珠挖去變了藍，骨架拆去重新裝置；」但他自己「暫定我雜誌裏所含創作或譯述文學種類的範圍表」，也「大抵依著歐洲文學上邏輯的分類法」，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麼？病夫君努力譯了「羅俄許多戲劇，依我看來，這倒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雖然聽

說北京的詩人此刻正在上海灘上和他的愛人合演「玉堂春」，「國劇運動」也許會復興罷，但介紹些歐洲劇本進來實在是緊要的事，——明知這些劇本暫時不會有人看的。談到戲劇，不由的又想起上海灘上的國產影片，真是中國傳統精神的十足代表：「唐明皇遊地府」，「濟公活佛」，「孫行者天闢大宮」，「狸貓換太子」，報紙上用大字載着這樣的廣告，看了真叫人嘆氣。鬼也出完了，怪也出盡了，不長進的頭腦變態的中國人，看他們還會想出什麼東西來！

「語絲」搬到南方來了，這裏的夥計也不多，北京的同人還要多幫忙纔好。我們這個小社，竟開張了三個整年了，雖然中間經過了許多困難：爲正人君子所嫉視；爲新文豪所看不起，爲軍閥所摧殘，

但這一夥水平線下的「學匪」的水平線下的刊物，能延長到這樣久，實在也是可喜的事情。林黛玉臨死時說：「我的身子是乾淨的！」「語絲」在北京被禁，在南方又復活了，誰能料到「語絲」將來的壽命能延長到多久呢？但我們在北方沒有領過什麼人的一千元，在南方也不會受什麼政府的津貼一千五百元罷。我們的身子是乾淨的。「只說自己的話，不用旁人的錢。」這是「語絲社」的真精神，——這是我們可以自豪的！

昨夜睡得不好，今天還有點頭痛，不多寫了。

衣萍 蔣宋結婚後之一日，病中。一九二七。

呼冤

半農先生：

先生榮任副刊編輯，小弟不來道賀，却來呼冤，真是喪心病狂。但是這個年頭，唉，這個年頭，誰的心頭沒有幾分冤枉？別的我不能說，也不敢說。因為先生辦副刊，而又不我退棄的向我要稿子，爲了投稿的問題，眼見不平已久，牢騷積到萬分，姑且借光貴刊，一吐爲快。登載與否，悉聽尊便；倘有錯字，務望改正。

我想社會上的刊物，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不歡迎投稿的，如《語絲週刊》，乃是同人雜誌。一種是歡迎投稿的，日報副刊，普通雜

誌，肯出金錢買稿的，乃是公開的刊物。關於同人雜誌，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為是同人的發表演論機關，「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來的文章不好請你等一等。我現在要說的，那是普通刊物，歡迎投稿的。

我是足跡沒有出過國門的，別國的情形我不知道，單就中國而說，我覺得普通掛着「歡迎投稿」的招牌的雜誌或副刊，可依編輯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稱之曰「元老投稿者」，這些投稿者在社會上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無論東西是好是壞，是鳳毛是狗屁，但在文壇上總有了一個位置。他們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載，題目是大號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欄。第二等可稱之曰

「親屬投稿者」，這裏面包括的是編輯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愛人，他們或她們是與編輯者有切膚的關係的，他們或她們的稿子當然也不會擱下，理當提前登載，以示親熱。第三等可稱之曰「投機投稿者」，——這個名詞似乎不通，一時想不出好名詞來，姑且用了再說。——他們或她們是懂得編輯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紅信封或綠信封，而且稿紙上也不妨洒幾滴香水，或者是信封裏還夾着一兩朵鮮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麼女子大學和女子師範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個鮮麗婷娜的別號(Pennabe)。於是編輯先生，軟坐沙發椅上，掀鬚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節所說，全有實事可以證明，先生若

不見信，不妨打個十萬火急的專電給孫伏老問個明白，小弟是從來不會說說的。第四等是「無名投稿者」，「無名」却並不是沒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會上尙無人知，故稱之曰「無名」。此輩投稿者大都是普遍學生，窮困青年，他們創作心熱，發表心健，稿子揮筆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現在要呼冤的，就是爲了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會上的虐待，不是活該麼？普遍編輯者對於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爲兩種：一種是「南方的鄭振鐸式」，二種是「北方的孫伏園式」。——對不起，現在姑且請他兩兒做了代表；雖然伏老現在是無「副」可「刊」，逃

之天天了，鄧振鐸式的辦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來堆起來，捆起來捆起來，在上面批上「不用」兩個大字，於是一切都完了。孫伏園式的辦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總得看一遍，遇着以爲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兩個紅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兩個紅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所以記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又攔了下去，也許一攔永無消息。於是伏老在京當了幾年副刊記者，弄得怨聲載道，蜚語叢生。

先生，你現在是榮任副刊記者了。你的副刊常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將來對於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當採取何種辦法：還是採

取鄭振鐸式的辦法呢？還是採取孫伏園式的辦法呢？我想，現在正是學者們提倡「節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遠不做。否則，鄭振鐸式的辦法，可以算是「溺嬰」，倒也是免得謬種流傳的一個好辦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許旁人說短長！中國雖然廣大，然而當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經文豪們互相選出了麼？爲了中國文壇前途，最好是把一班無名的創作家全壓下去。哈哈，我本來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寫到末了，自己也變成一個鄭振鐸式的信徒，因為我知道藝術應該是「貴族的」，文學應該是「天才的」，作品應該是「水平線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麼東西！做文章！哼！你也配！

弟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錄）

衣萍先生：

編輯先生壓積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實在却是一件大事，因為無名作者的作品中，也著實可以有得極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極壞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結果一定要埋沒了不少的人才。我現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論有名無名，無不趕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郵票的，無不立時退還。最難的乃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暫時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時湊數。但無論如何，若是等了三四個禮拜而還沒有安

插的機會，也就只得退還。我也是個嬾人，但有了你的警告，總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於看不起無名作者，那是劉復斷斷不敢；試看「小飯店裏」那篇小說，也是個尙未知名作者寄來的，我給他在第一號裏就登了出來了。

弟劉復。

罪過

衣萍兄：

自從你發表愛麗以後，就聽見有些小紳士們正顏厲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們的教育家還說這是小說家利用青年的弱點，他好像又說做這樣小說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動機！這是多麼大的罪過呀！——但是，衣萍，我應該恭賀你，你的小說能深深地刺入人心，這便是你的成功，無論所得的報酬是呢咀或是怨恨。

情書一束雖然只蒙你在京時給我看了一兩篇你的初稿，而我所牢記得的，是你的作品，處處表現你的真實的大膽的描寫，那便是你

的人格表現，雖然我到如今還不曾讀到你的已經出版的情書一束。我總覺得我國現在流行的小說實在太灰色太乏味了，我們實在不需要那些文章美麗，辭句浮誇，粉飾虛偽的矯揉造作的產品，我最愛那胆子最大的 *Gautier* 的作品，他將他理想中的婦女的美，婦女肉體的美，赤裸裸的繪出來。紳士們看了自然要驚惶跌倒。*George Moore* 的態度也十分直率坦白，他自己承認他自己的心理是病態，卑怯，愛女人。他似乎說所有的書，只要不講女人，便不是書；即是好書也不是我們所愛讀的。他說 *Berg* 的著作便是個好例。

我現在要你把情書一束快寄我一冊。*Miss 房仲民* 那冊也請你從速派人送到她的學校裏去。她喜歡讀你的作品，比我盼望得更急。她完

全是一個小孩子，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的。

你的生活，我很希望你能改進一些。三四年前。我同思永來找你，你寂寞地守着古廟西邊的一間房子，清瘦的面貌，熱烈的感情。現在呢，思永離開人間兩年了！我獨自來找你，你仍舊寂寞地守着那古廟西邊的一間房子，面貌還是從前一般地清瘦，感情還是從前一般熱烈。庭前的銅缸，銅缸裏的荷葉，大概是從前所沒有的吧，還多了一位多情姑娘，常來打破你的寂寞。究竟總不是好事，幾年來枯守着古廟的一間房子，感覺上也未免太單調而且枯燥了吧。愛好文藝的人總該設法使感覺不要十分枯燥單一纔好。

(附答)

這是我的朋友鄭秉璧君寄來的一封信，現在抄出發表在這裏。自從情書一束出版以後，我直接間接聽見許多新聞。最奇怪的是一個中學校的學生們來信向北新書局定七十本情書一束，後來忽然又來信說是不要了，大約也是「教育家」說這是小說家利用青年的弱點的緣故。這在我本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出版的書局受些損失罷了，雖然我知道情書一束決不是「教育家」所能阻止流行，而且生意之佳，在北新書局最近出版書籍裏也算數一數二的。我最痛恨的是那以耳代目的盲人，他們其實未翻過情書一束的一頁，只是渺渺茫茫地說：「這是陷害青年！」我並不是說，情書

一束是什麼了不得的勸善規過的書，普天下青年非讀不可，——如果我做得到教育總長，我或可以下一道指令，把情書一束列入大學中學課程內，可惜我非「老虎」，總長之夢，此生已屬渺茫。自難強天下之青年以讀「情書」，如吾家孤桐先生強天下之青年以讀「經」，以學「古文」，以反對白話。而我雖不學無術，我乃磚塔寺畔的一小僧，却不妨大胆宣言：如果高中學生而不能讀情書一束，那樣中學教育可算完全失敗；如果大學學生而不能讀情書一束，那樣虛偽大學也該早點關門！

情書一束雖寫得不好，但態度却是十分嚴肅的。坊間舊小說，「陷害青年」(?)者何限，「教育家」能一一摧殘之乎？如

果世界沒有惡，那就根本用不著什麼教育。不，我不該談什麼教育，還是：溜溜去吧，鼻孔又塞起來了。至於秉璧恭維我的話，那是應該的，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衣萍 一九二六，秋天，於傷風頭痛之日

枕上隨筆序

小峯兄：

聽說枕上隨筆已經排好，快要出版了，因此，寫幾句話給你，請排在前面，就算是「序」。

兩月來我的肺病好得多了，可是又病頭痛，什麼書也不能看，什麼事也不能做，整天躺在牀上無聊極了，就拿起 *Notes-Book* 來隨便寫幾句，不久，就成了這樣薄薄的一冊枕上隨筆。

拿這樣的草稿來出版，本不是我的本意。當寫這隨筆的時候，林語堂兄曾鼓勵過我，我本想等到我的頭痛好了之後，把稿子整理一

番，做世說新語體，記載許多師友的丰采議論，並請語堂兄爲之序。——世間太寂寞了，但想到寂寞的世間還有許多我所敬愛的師友，也就感覺得人生之可戀。可惜我的頭痛到現在還沒有好。而病中的心情惡劣。所感到的醜惡的可厭可笑的人生也太多。在我的筆下的痕跡也就太難了。所謂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來，誠爲不朽之大業，而在愚拙之我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商品有優劣粗細之分，枕上隨筆誠然是一冊粗劣而且淺薄的商品呵，在這粗劣的商品裏面，可以看見我的幾個師友們的議論丰采，和世間各方面的人生。因爲我是久病而且太寂寞了呵，在我自己覺得我的枕上隨筆比情書一束還有趣味；而且，讀我的枕上隨筆的人，也許

比讀我的情書一束的人還要多罷。

衣萍 正月二十七日早

一九二九，

於上海。

窗下隨筆跋

小峯兄：

在枕上隨筆印行幾個月後，我又把窗下隨筆拿來付印，這，老實說，無非是因爲窮而已。我病得太久了。病同窮是相聯的，所以也窮得太久了。富翁窮的時候還可以賣古董，但是窮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就連破衣爛絮也只得賣掉。嗚呼！貧窮！貧窮！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因你而行！文人本來是世界上最無聊的。雖然這年頭兒，聽說翻印幾本古書也可以發大財，而作幾篇創作也可以充革命。但是我實在沒有這樣虎人的能力。嗚呼！我其不免永遠爲可憐之貧民矣乎？

窗下隨筆一半錄自十年前在北京爲「博士」做書記，每千字得二角五分錢時所作日記，所以其中關於「博士」的記載特別多。其餘之半則爲今年夏間在海邊養病所寫。雖然在海邊，然而並不涼快。每日坐在窗下，對着黃泥惡濁的海。左右有一醫生似「閻王」，一看護似「無常」。在大毒的太陽底下，每日寫一兩則隨筆以消磨這可厭的光陰，回來又把主觀的感想完全刪去，抄成一冊窗下隨筆。趕快交給北新印行，無非希望愛讀我的書的主顧趕快購買而已。

因爲所記之事，有相隔數年的，病中記憶薄弱，自然錯誤之處一定多。好在「隨筆」之作，定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希望有萬年「不朽」的生命。將來發現錯誤，隨時改正，愛我師友，請不吝賜教爲

荷。

窗下隨筆出版之後，生意不會比枕上隨筆壞罷，我希望。

弟衣萍 十九、十二、六，上海。

談卓別靈

鐵民吾兄：

你把 Kisch 的譯文寄來了，但你不把我那本 'The Living age' 寄來，所以有幾個地方，我覺得有些懷疑，便大膽的改正了。

談起卓別靈，真是够有味兒。Kisch 的文章也做得真好！Kisch 的作品中國似乎尚不曾有人介紹過，一年前我接到俄國寄來的海外文學雜誌，（這雜誌，現由盧那却爾斯基主編）那上面就常常譯了 Kisch 的作品。後來和魯迅先生談起。他說這人很有名。但我以為卓別靈在中國並不會真的被人認識，他們只以為卓別靈是個小丑，是北京舊戲裏

王長林一流的人物吧。是的，中國人只知道肉麻，不懂得滑稽，我們的國產影片裏只有國粹大胖子失手把一籃雞蛋打破，於是看衆也哈哈大笑。但他們決不會懂得卓別靈。浮淺的羅克在未侮辱中國人以前，也曾爲上海看客所賞識。但是愛讀叔本華的卓別靈，浮淺的中國那裏會懂得他呢。

哦，卓別靈是一八八九年生的，今年四十一歲了。知道卓別靈的人，都說他的態度很憂鬱，他並不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能思想，能讀書，能音樂，能作文，真是一個多才多能的藝術家。我們只看他的裝飾不過是一個「破而小的圓頂高帽」，一隻「竹手杖」，一雙「很骯髒」而拖踏的鞋」。他能够用這些小化裝演出那樣偉大的影片，如

狗之一生，馬戲等，偉大的影片。據說卓別靈最會觀察人生，能把尋常生活上的瑣事仔細觀察，加以想像，應用在電影上。有一次卓別靈在館店中吃飯，有一個紳士坐在遠處的席上對他微笑招手，卓別靈也連忙抬起憂愁的臉對他微笑點頭。那知道那個紳士立刻回轉臉來，因為旁的席上一個花枝招展的女子走過去了。卓別靈才知道那紳士是對那漂亮的女子點頭，不是對自己，覺得好笑。這種趣事是誰的一生都要遇着很多次的。但是卓別靈却很把這小材料利用在電影上，引人發笑。有一次我在上海大戲院看卓別靈一個小趣片，題目也忘記了。卓別靈總是戴着帽拖着手杖，穿着皮鞋。他從外面回到自己房中，走到房門口，伸手向袋中一摸，鑰匙沒有了，找了半天也找不着，於是只

能從窗子上爬進去。爬到房中之後，纔發現鑰匙是在自己的褲袋中，本來這件事也完了，但是卓別靈又匆忙地從窗上爬出來，然後用鑰匙把門開了，像煞有介事地再走進房去。於是看的人都哈哈大笑。卓別靈的表演實在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他用各種表演去表現世界上各種可笑的趣劇，不，不是趣劇，是悲劇！我們想卓別靈的臉面實在平淡無奇，他的表演就在於他的動作。他的表演都是鎮靜而且道貌儼然地，但他的動作却使看的人忍不住發笑，這真有點像魯迅先生說笑話。詩人C. I. Lewis也說他是用眼淚來換人們的笑容。我們的卓別靈先生也有些像！

在 Kisch 的文章中也可看出卓別靈演影片的細心。卓別靈不像別

人，也是「自己寫故事，自己編爲電影，自己導演」的。爲一個小節目的不對會將原劇「重演八天」，這是何等的研究的精神！有人曾以卓別靈比法國的大趣劇家莫理哀，卓別靈同莫理哀一樣地會觀察人生的深處。他曾說：「我爲了電影而研究人類，人類的知識，實是成功的基礎」。這實在可做我們國產電影的浮淺人物的「座右銘」。

我對於電影對於卓別靈都是外行，爲你的譯文，忍不住胡謔了一大堆話。請你指教。

衣萍上，五月五日，一九三〇。

(附)卓別靈訪問記 (Leon Bravin Kisch 章鐵民譯)

——德人眼中的好萊塢——

『查理(註一)嗎？好的，我們可以停下來，倘若你要見他。』我自然要見見他，因為他是一個奢遮的人物，這種人物會使亞美利加避免曾經降在沙當和郭沫拉(註二)的浩劫的。問我話的這男子，也是一個奢遮的人物——辛克萊。(註三)我們已

(註一)查理(Charlie)是卓別靈(Chaplin)的名字，卓別靈是姓。

(註二)Sodom Gomorrah 是死海邊的兩個城子；因為居民的罪惡太深，所以上帝降下火把他們燒盡。

(註三)辛克萊(Sinclair)的名字是烏普唐(Upton)，辛克萊是姓，就是石炭王和煤油等名著的作者。

經駛近好萊塢的一所宏大的影片製造場，辛克萊把汽車停住了。

『查理嗎？好的，我們可以停下來，倘若你要他。』

我回說，我久已想見見他，昨天有一位電影名流告訴我說，用一切的方法想會見查理都是無效的，好萊塢的每一個誇口家都憑了曾經在亨利士飯店看見他吃過一次晚餐，便自詡爲查理的好友了。

『是的，他是很忙的，』辛克萊說。『每天有一百人以上，爲了各種的事來找他。』

辛克萊把他的車開到倫白里街和拉百利亞街的錯角上的一排紅頂房子之前。那些房子絲毫不像影片製造場，因爲好萊塢的影

片製造場都是偉大的建築，都有圍牆，鐵柵門，和號房。這裏却只有一塊小小的金屬牌，標着『卓別靈製片場』的字樣。我們走進一間辦公室，裏面有一個女郎，她是擔任接應電話兼打（用打字機）信件的，我們昂然地從她身邊走過一直走進會客室，裏面有兩個男子招呼辛克萊，有一位驟然地說，『老板來了。』

老板——老頭子——場長——我們都掉頭看着他，這就是看着查理·卓別靈了。

『噲噲，烏普唐，』他喊道。『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的呀？』

辛克萊說了幾句關於他引來的客人的話。『好極了，』查

查理·卓別靈答，於是我們握握手。

他正在忙着編一套新戲，「街燈」，但『我們現在碰壁了，似乎無法可醫了，你願意幫我的忙嗎，烏普唐？』

好像我們真個能夠幫助查理·卓別靈吧！

(二)

但我們所看見的這男子却和影片裏出現的那位查理·卓別靈大不相同。他確是敏於他的工作，但他並不曾正式在演戲。他不曾帶着他的破而小的圓頂高帽，他的竹手杖，或他的黑唇鬚。而且，他的鞋子也不像在影片裏那麼有趣或惹笑。當他行走時，牠

們有點拖踏，並且很骯髒，給他太大了一點，但牠們只是平常的鞋子。牠們的談諧的風趣，完全由於牠們的主人的藝術，這主人：因為我們打算幫他的忙，就把我們帶到映影室裏去。那雙鞋子立刻作怪起來了，牠們的穿著似乎只有一隻小小的扁平的腳。他戴上一副角質邊的眼鏡，因為他是遠視眼，沒有眼鏡連名字都不能寫的。

當我們坐在映影室裏等候，一面正在預備影片的時候，查理。卓別靈在一張小風琴上按了一隻歌，叫做紫羅蘭歌曲，並且唱着絕妙的西班牙語。他約我到他的家裏去，他將用他自己的大風琴奏給我聽。

但現在是我們看影片的時候了。那片子只有四分之一是製成的，其他大部分都被修改並且割去，然而這影片終於開映了。

映到下文所敘的鏢練的打岔時，我大笑起來，正在笑時，有人放他的手在我的膝蓋上，請我安靜下來。誰有權力阻止我對查理·卓別靈的一種狡猾的狂笑呢，不是別人，却是卓別靈自己，因為坐在我旁邊的就是他。

這影片還不曾成功。我們應該幫助他，而我的笑是不合時宜的。這正如卓別靈在馬戲場裏，當他看見農夫的惡作劇時的兩種傻笑。

『稀奇，稀奇！』我們低語着。當這影片的一節已經映完，

而映影室的電燈開設了之後。但是老板問道：『你肯將你所見的告訴我嗎？』

『當然，容易得很，一個女孩正在一個街角上賣花。於是卓別靈來了。』

『呵，還不曾。』

『這之前，來了一個男子，同他的妻子，買了一枝花。』

『一個男子嗎？那一類的男子？』

『一個男子，看起來有點像孟喬（Adolphe Menjou）』

『他是一個漂亮的男子，帶了一個夫人，這是最要緊的。以後發生什麼事呢？』

『於是查理走過街角。他看見牆裏流出一股清水。就開始洗他的手套，打算喝水。但他不是全隻手套同時脫下。他卻是一隻指頭一隻指頭地脫。無論如何，總少了一隻指頭。查理瞪着他發呆了。』

『不對，還不很清楚。我們必須把那一節再映一次』（他對我說，這一節是失敗了。他本來打算扯脫他的手套的第一個手指，可是尋不見，他向地上去尋找一回，然後開始扯脫現存着的（手套的）手指。）

『現在，查理從牆上取下杯子。』

(三)

『你懂得我正在演的這一節嗎？』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這時和從前有點不同吧。』

『是的，你有了一個小小的如意結，和一雙手套。你想扮成一個闊綽的流氓，是不是？杯子岔事的用意就在這一點。』

『說下去吧，請你。』

『查理拿了杯子，那杯子是懸在一條鍊子上的。鍊子掉下來橫在他的腹部，於是，見了那鍊子很可以做一條漂亮的鑲鍊，當

他喝水的時候，他就想把牠從牆上扯下來。但他失敗了，並且無精打采地蹣跚到賣花女那邊去。她正在叫賣。』

『停住，停住！那中間還有點東西呢。』

沒有，我絕對想不起什麼東西了。

『一輛汽車開來。』

『汽車開到之後，走出一位紳士，查理遇着他，依着他的老樣子向他行禮。』

『汽車怎樣呢？』

我說不知道，於是辛克萊說，『我猜牠駛開去了。』

『呵，見鬼，見鬼，』查理喃喃地嗟嘆着，『完全失敗

了。』

和他一同工作的人員也都懊喪起來。

我仍舊敘述下文的事。『女孩自然地獻了一枝花給查理。那枝花掉在地上；二人同時彎下身子去，查理拾起那枝花，但賣花女儘管在地上尋找，而他却正在將花遞給她。認出這女孩是瞎子之後，他買了那枝花，走開去了。於是爲了要知道那女孩究竟是不是瞎子，他又走轉身來。』

『不對，不對！他第二次走來的時候，是怎樣的光景？』

『第二次，他很快地走來，好像匆匆地走了過去的樣子，其實他是站在原處，舉起他的脚一上一下，使他的步聲彷彿漸輕漸

遠的一般。於是他跨着腳趾悄悄地走轉來，走近女孩，挨着她坐下。當時，她已經將她的花酒水，結果將水桶裏所剩的水都倒在查理的臉上。他偷偷地躲開去，第三次走回來，又買了一枝花那女孩想拿花插在他的身上，當她摸着他的紐孔時，在那裏發見了他前次所買的花。因此，她才知道他是爲了她而回來的。查理說他還有一個紐孔是空着的。但她回說，人們是不作興插花，在兩個紐孔裏的。於是他請她留下那枝花，她就在那枝花繫在懷抱裏。

『於是她發生愛情了。』

『同誰？』

『同查理。』

『呵，見鬼，見鬼！』

『怎麼回事？』

『沒有別人走過嗎？』

『沒有，憑我所知，沒有別人走過。』

『呵，見鬼，見鬼，你不再看見那汽車和紳士了嗎？』

『沒有，我不曾看見。』

查理失望地將臉兒埋在手掌裏。他的助手們也都爲了這事而
懊喪。一個過路的外國人不瞭解他的一種細節，究竟有什麼要緊
呢？

『然而牠比細目重大得多。那是全劇的根本觀念。所以牠的表演是完全失敗了。在我所敘述的所見的劇情裏是推不出其他的結論來的。那街道是一條闊綽的街道，可以從第一次出現的闊綽的紳士和夫人表現出來。那賣花女誤以爲那走出汽車的男子就是買花的男子，以爲是他走回來看她。那汽車——我們都忽略這東西——在第一幕裏始終停在街角上，當盲女正在結查理第二枝花時，又出現一次。那時，紳士走回來，跨上他的汽車。原來是他，那帶着汽車的富人，打動了她的愛情。查理立刻看出這種誤會了，這片子的下文所演的，都是他冒充富人的情節。他偷了錢來請醫生醫治她的盲目。他被捕了，當女孩看見他從牢獄裏放出

來時，不禁大笑起來，因為她料不到是他，而他的模樣就是平時的查理的怪模樣。但是，倘若羣衆抓不住這種悲劇的特徵，對於查理的失望，他的貧窮的意識，他之突然想偷了錢來冒充一個新人物去取得那女孩的愛情——這種種也就不能領會，以至於全部都喪失了。

『我們必須把全劇重排一遍，』查理說。

(四)

於是困難而嚴重的編劇和導演的工作開始了。差不多忙了八天，甚至於在半夜裏的查理也會突然地大叫起來，『倘若給賣花

女這樣那樣，便會怎麼樣呢？」

有許多書記載着優伶們，導演者，啞劇家，和普通的戲劇却沒有人寫起卓別靈，他的導演的方法是無可比擬的，他的名譽是無可比擬的，因為卓別靈是自己寫故事，自己編爲電影，自己導演的。不應該將他工作時所說的話統統用速記員或蓄音機記載下來嗎？

那戲劇繼續重演了八天，我們大家時時改扮着賣花女的一部分，男子從汽車裏走出來的一部分，以及汽車夫的一部分，但卓別靈永遠是卓別靈。他對於任何新的動作，都是全神貫注着的。

『便會怎麼樣呢，倘若……——這麼演下去，中間一度一

度地停頓着。這戲劇的開場的缺點立刻講明了，這關鍵就在於那小女孩誤認查理爲走出汽車的那男子的一點不能被觀衆瞭解，因爲觀衆還不知道她是瞎眼的。所以這事實必須提早顯示明白，但查理不願這樣做，因爲他覺得悲劇的發見必須他自己與觀衆在同一的時間。能夠將汽車出現的一節演得格外生動使觀衆會牢牢記住嗎？倘若那男子走出汽車時對車夫說，『在這裏等着，』便怎樣呢。假使查理儼然地關上汽車門，而女孩向那方向走幾步呢？或者像這樣做；假設那男子跟在查理的後面和他合着步兒的去，又在他後面站住燃着紙烟，因此查理以爲獻給別一男子的花是獻給他的。汽車裏的男子應該很闊綽的，或者是一個漂亮的

青年吧？那女孩當然看不見，但觀衆能看見，並且覺得他能給那女孩一種很深的印象。這麼一來，觀衆們的眼前便有了藏在盲女心中的幻象了。

倘若那既被觀衆們看出盲目的女孩，當查理買第二枝花時，查理說，『拿去給車夫，』便怎樣呢？倘若查理嘗試着去幫助那紳士跨上汽車，而賣花女試把第二枝花遞進車窗，便怎樣呢？但車窗是該關上的，查理不宜站在車門的後面，却應站在開着的車門的後面。

『奇怪，奇怪！』查理叫道，並且試着。他從新演他的動作，但他忽然跳將起來。說，『這不對。在我被那女孩是盲目

和自己在愛着她的這種意識所克服之後，我不能立刻表演一個奴僕的舉動。』

(五)

讓我描述在他的更衣室裏所發生一件瑣事來煞尾吧。這房間的左邊放着一隻鏡檯，檯上有一把梳，對面是一個浴室。一個午後，我們正在喝茶，有一位極有名的女士，查理的最好的朋友，來會他，他去招待她，我就踱進更衣室去梳我的頭髮。鏡子之前放着一把梳，顏色是白的，但不很清潔。一撮亂髮纏在上面。我把牠拉下來，拋在地上，然後梳我自己的頭髮。忽然想起有人會

看見這透亮的地板上的一束頭髮，並且會疑心有人偷用了老板的更衣室。也許這頭髮有什麼用處的，所以我又把牠拾起來放在梳子旁邊。

這時候，查理的朋友，克羅克（Henry Crocker）走進來整整他的衣冠。『看呀，』他對我說，並且指着白梳子旁邊的黑東西，『這是鬍子。他這一副鬍子用了十五年。一個紐約的化裝師特別替他選來的。沒有別一副鬍子像牠這麼適用，我們自從得到這副鬍子之後，便完全不知道那化裝師的去向了。』查理常常說，倘若失掉這副鬍子，他只好光着嘴演戲了。』

我不覺大驚失色。想到——卓別靈沒有鬍子——而我担着這

罪過。

關於霓裳續譜

適之先生：

那天聽先生說肯替霓裳續譜做序，快活極了。我校點此書，開始在三四年前在北京的時候，當時本想只將「寄生草」一部分小曲選擇校點，將其餘的部分刪却。友人中周作人先生也贊成這個意見，他並且說這些小曲的價值很高。後來我又和顧頡剛先生談，他却說最好全部校點，因為個人的主觀標準，是不可靠的。我覺得他的話很有理，於是始決定全部校點的決心。在京的時候，曾收集了三種版本，這三

種版本似乎是同時印的，所以錯字很多。後來又承亡友品青借了我一種藏本，比較清楚。但因為內中困難很多，忙於生活，或作或輟，終未校點完竣，直至最近養病海邊，纔抱了全部校點的決心。至遲兩月之內，一定可以校點完全的。

我校點此書的時節，曾將鄭振鐸君的白雪遺音拿來參考，發現了一些相同的小曲。可惜鄭君的校點是一種節本，我想，如果能將白雪遺音和霓裳續譜的全部作一個比較的研究，一定可以發現一些重要材料，可以改正文字上的錯誤。但不知白雪遺音的全本何處可以找得耳。

我從前在京收集霓裳續譜的時候，曾聽見舊書坊裏的人說，日本

人收集此書的很多，所以價錢也漲高了。（我第一次買得此書的時候，每部只花一元二，後來每部竟漲到四元。）我疑心日本的學者也許有研究此書的論文，曾托友人汪馥泉代爲留心，尙無所獲。幾月前曾見徐玉諸君在北京的一個刊物中有介紹此書的論文，可惜他所根據的是一種不完全的本子。在京時我曾面托作人半農二先生爲我的校點本作序，他們都已面允了。最近我又將我校點的書給林玉堂先生看，請他也做一篇序。這次又蒙先生允爲作序，我真十分快活，我希望這書能得先生的有力的論文，給他估定一個文學史上的評值。

我想拿綴白裘來和霓裳續譜比較一下，因爲霓裳續譜內（卷二）也有一節關於思凡的小曲。不知先生那裏有綴白裘沒有？先生藏的霓裳

續譜的清楚本子也想借一借，以便參考。又請先生告我誠之兄的北平地址，我想請他將先生手校之樵歌寄給我，因為我想在最近期內把以前刊誤校正一下，又把先生手批的附註也校錄一下，先生關於樵歌的附註想完全抄入。俟將整理完全即將本子送還先生。種種費神，不勝感謝。匆匆，順頌

近安

衣萍謹上 一九二九，七，二十五。

看海

豈翁大鑒：

許久不寫信，只爲生病。今養病吳淞，每天看海而已。看海之餘，則做文章，以免餓死。奈頭腦衰弱，每日寫不了若干字。嗚呼，而今方知胡博士與梁任公輩下筆十萬言之爲難得也！書坊論稿算字，以郭沫若張資平輩最近售稿得價最高，據說每千字十四五元以上，嗟乎，苟非文豪，曷克臻此；嗟予小子，其何能及！

擬在海邊過夏。待天氣漸涼，秋風起時，或能到北平苦雨齋中啜

若，亦未可知。惟小僧之事，亦頗難說耳。

衣萍 一九二九，六，二十三。

同病相憐

鐵民：

前得手片，云病愈之後，三日之內來看海，匆匆又四五日矣。想『阿灰』病仍未愈耳。僕抱病既久，乃憐惜天下有病之人，以爲人而有病，有好酒肉不能吃，有好景緻不能看，有好女人不能通情愫；寧非天下之至苦耶？初不料生龍活虎如『阿灰』亦一病至此！

僕來此後，以天氣涼快，所以吃得多，也睡得多。奈天不保佑，昨天又吃傷，肚痛了一晚，從今天起，又暫度『一簞食，一瓢飲』的

生活了。希望明天肚痛可好。能再吃肉，不知『阿灰』何時來此共大嚼也。

衣萍 一九二九。六，二十四日

填詞

鐵民：

梅雨連天，懊惱煞人！

哈母生（Hansun）的飢餓（Hunger）已譯好賣出去否？這個年頭而譯『飢餓』，誠難免餓死之虞。天下何事不可爲！做官做强盜，皆發財之捷徑。然而我輩必藉筆墨爲生，天下能讀書者又有幾人？以心血供俗人玩弄，與四馬路之野鷄又有何異？

今晨填詞，得：『夜院深深深幾許，苦雨連天，蝦蟆無躲處。』

忽不能續下去，未知老鐵能否爲續成否耶？

衣萍 一九二九，七月六日。

附復函

衣萍：

信收到。餓尙在校閱；這種費力的事，原只有傻子幹的！倘若俗人肯來玩弄你的心血，倒也罷了。最悲哀的，你跪在俗人面前，求他玩弄你的心血，他還現出不屑神氣呢！

尊作「蝦蟆」句極有風味，實神來之句。小可不才，依調厝二句曰：『跳足科頭地上坐，朝朝暮暮喃喃語。』以爲如何？

小病經旬，手背已見筋骨，俟略肥，方敢來遊海濱，怕爲海風吹

去耳！

鐵民 一九二九，七月六日。

飯碗

靜之：

接鐵民來書，知真茹鐵飯碗已經打破，不知兄將有何感想也。滔滔者天下皆是陳鐘凡之流。今日之世界，正豈明大師所謂「多磕頭少說話」之世界。吾輩頭皮太薄，嘴巴太硬，終身貧困，亦固前生閻王註定耳。夫復何言！

父與女已翻閱一過，覺較兄前作耶蘇的吩咐等已有進步。今後兄將作何消遣？仍作小說以度日乎？抑仍想得一飯碗以教書乎？教書作

小說，俱是人生末路。夫復何言？

弟來海邊，已將二旬。身體漸佳，惟仍沒有精神。雖住療養院，除間日一打針外，亦如住旅館無異。鐵民近臥病，聞因不肯花錢請醫生，寧服百齡機以度日。人而無錢，千萬不要生病。使弟能腰纏十萬貫者，拙病亦已早愈矣。

拙作枕上隨筆見否？竹英近何似？煩代致意。並盼來信。

衣萍書於海風怒號之日一九二九。

久靜思動

慕廬先生：

從南京別後，一病兩年，呻吟臥榻，其苦難述。回憶數年之前，先生在北京古廟時炎熱的夏天，同在鑼鼓叮噠的戲場下，出着汗，喝着茶，聽官僚與商人齊聲向徐碧雲叫好。而今靜處海邊，每天看見的只是青天白雲，聽見的不過呼呼的海風聲與嗚嗚的汽船聲而已。久靜思動，奈頑軀尙弱，動不得也奈何！

前晤張志佩，知先生已在南京造了小洋房，可喜可賀。幾時病

好，當來京一遊，南京無徐碧雲可看，奇芳閣之干絲與燒餅尙堪一
嚼。聞秦淮河之遊舫已稀，誠古今未有之大殺風景。

衣萍 一九二九，八月二日。

一首譯詩

適之先生：

一星期前，我曾將拙作枕上隨筆寄給先生，想先生一定已經看見了。我預料先生看到這書，也許要搖頭嘆氣地說：「衣萍這個寶貝，又做出這樣寶貝的書來了！」但我還有什麼法子呢？病得這樣久，教書的飯是吃不成了，不做書，只得餓死，真是沒有法子。

枕上隨筆所記雖雜亂不值一笑，然語必有徵，不敢作一謊語。例如太炎先生之故事，爲吳檢齋告我的，此事先生或尙未知。又所記本

不止這些，因為有許多暫時不能發表，故均刪却。將來有機會當刊爲二筆三筆，以供一笑。

又，隨筆中曾記陳衡哲女士譯 Sara Teasdale 女士的一首詩。近日偶買得 G. P. Sanders and J. H. Nelson 編的 Chief Modern Poets of English and America 查得原詩如下：

Buried Love

I have Come to bury love

Beneath a tree,

The forest deep and black

Where none Can See,

I shall Put no flowers at his head,

Nor stone at his feet,

For the mouth I loved So much

Was bitter-sweet.

I shall go no more to his grave,

For the Woods are Cold.

I shall gather as much of joy

as my hands can hold.

I shall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Where the wide winds blow, —

But oh, I shall cry at night

When none will know.

陳衡哲女士的譯詩如下：

我在一株樹下，

把愛情埋了。

那林裏又深又黑，

誰也不知道。

白天裏狂風亂吹，

我便在陽光底下過日子。

到晚上人們都睡了，

呀！

那我也可以哭了。

陳女士所譯僅爲首末二章，將中間二章刪却。惟該稿爲思永所抄，未知是否思永漏去，（今又安得起思永於九泉而問之，爲之一嘆！）想先生當有以教之。

近日偕曙天養病吳淞，每日看海而已。幾時精神好當赴中國公學訪先生談談。

匆匆順頤

近安

衣萍謹上六，二十五，一九二九。

若子女士之死

豈明先生：

的確有半年不曾寫信給先生了，冬去春來，炎夏又至，久病之身，衰憊依然，只是一年以來，未曾吐血，聊堪告慰。

我和曙天常常想起先生和師母，想起苦雨齋中的歡談，便聯想到若子女士的慘死，我們都不禁爲之淒然，——是的，我們都好久不寫信給先生了，我一提起筆便想起若子女士，真不知寫什麼話可安慰先生和師母！曙天說：『若子女士是給山本害死的！』我想到在北京

時，因為神經衰弱到山本那裏去看，他總說是胃病，其實那時的消化不良是由於初期肺結核的關係，山本不曾詳細診斷，去了十幾次同樣是黃的藥水，白的藥粉，是開胃強神經的藥。到上海來之後，經過許多醫生醫治，沒有一個說我有胃病的。像山本那樣糊塗醫生，在中國竟會站得住腳，真也奇怪極了！

讀半農先生的『北舊』，愈令人爲之不歡。盲腸炎雖爲危症，但開割得早，決沒有危險的。是的，若子女士真是給山本害死了！想到那不可復活的青春年少，——曙天說，若子女士同她的姊姊真是一對好姊妹，妹妹去了，她的姊姊真不知如何寂寞呀！是的，父母姊妹之情，思之令人慘然。我提起了好幾次的筆，終不知寫什麼話來安慰先

生和師母。死是人世最大的災難，什麼能彌補這永久的缺陷呢？

炎夏快來了，我們在遙遠的上海，敬祝

先生和師母珍重！

衣萍五，六，一九三拾。

關於『獐』

柏烈偉(S. A. Polevoy)先生：

從前我接得先生來信，教我順便問問魯迅先生，他的小說故鄉中的『獐』是什麼東西。（因為這字字典中找不着。）幾日前我看見魯迅先生，便把這『獐』的問題問他。

他說，這『獐』字是我自己造的。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是『刺猬』罷？我問。

——不是，比『刺猬』大。他答。

罷？

——究竟是什麼呢？我又問。

——是鄉下人說的，我也不大了然。大概是『獐』一類的東西

……

關於『獐』的問題，我能告訴先生的，如是而已。我想，先生譯這字到俄文，可以採取譯音的辦法。

衣萍五，五，一九三〇。

我的作品

雨谷清先生：

半月以來，我在上海吳淞海邊養病。接着先生和高明先生的信，使我十分高興。

我對於日本是很愛好的，我雖然不懂日本文，但我平常愛讀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的書，也和小泉八雲一樣，對於貴國的人情風物非常愛好。我時常做夢，希望幾時能到貴國來玩玩，並且看看那醉人的櫻花。——我曾用櫻花集做我的散文的書名，可以作我個人愛好日

本的一種紀念。

貴國近代文學的進步是可驚異的，無論創作和翻譯，在質與量兩方面，皆非幼稚的中國文學可以企及。中國的新文學因為年齡太短，加之社會生活的艱難，所以在創作方面，實在沒有什麼成績。先生要翻譯中國文學的作品，好意是可感的。然在實際的作品上看來，我實在替中國文學界羞慚。

至於我個人的作品，更沒有什麼可譯了。我生病已兩年，現在還在養病，有幾本計劃中的小說都沒有寫成。現在還是一本舊作在那裏流行。雖然內中有幾篇小說譯成俄文和世界語了，但那是譯者的好意，在我，實在覺得無聊的。

先生要譯我的小說的好意，我很感激，還希生我的拙作，不致使先生白費心力。我很希望先生和高明先生商酌一下，替我選擇那幾篇可以譯出，我自己毫無意見。

過幾天我將寄給先生一篇短的自傳以及我的相片。我盼望先生時常和我通信。在一兩月內，信寄上海吳淞。匆匆並頌

撰安

衣萍七，九，一九二九。

關於隨筆

語堂吾兄：

前接手示，適梅雨期中，精神疲憊，延今未復，罪甚。日來天氣熱極，海邊惟早晚較涼，終日喝水，出汗，睡覺，聽樹上蟬鳴，小說是一個字也寫不出，奈何！

枕上隨筆聽說尚不乏嗜茄之流，前晤胡聖人於海濱，亦謂「頗有趣味」。而兄乃稱「此項著作在中國尚為第一次」，則未免過獎。弟意今日能寫一「客觀」之有趣味隨筆，非疑古翁不辦，以疑古翁見聞

既多，筆亦極健，能寫一冊隨筆嘉惠我輩，其功當不在制定羅馬字拼音之下。憶數年之前，兄在語絲亦謂疑古翁最好能寫一「景山東街割記」，惜聞疑古翁從去歲起又榮任師大國文系主任，想車馬倥傯，當不遑執筆，我輩同去函勸進如何？

前閱報見曲阜某校因演兄之子見南子一劇，而生許多麻煩。以孔聖人故鄉，而能演兄劇，足見兄文字之力。然滔滔者天下盡是聖人之徒，而昔日隻手打孔家店之英雄們，則早已不知何處去。聖教前途，大可樂觀。而我輩亦當兢兢業業，免爲少正卯耳。天下其不久太平乎？一笑。

心老

鴻，今天天下雨了，人也涼快得很。你回家，已經十多天了。我除寫了一些應用文講話以外，什麼也沒有寫。想做詩，詩也做不出。因此，我覺得自己的心是老了的。但我很想返老還童呢？鴻，你何以教我？

我近日異常懊惱，每日在家裏，眼睜睜地看見拿心血的文字來換金錢的人的困難，自己覺得異常難受。耶蘇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但我却不如此想，我覺得貧窮是一種罪惡。鴻，「朱

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罪惡是誰造成的？不仁道的上帝呀！假如天國也容許如此畸形的現狀，那樣天國我不願去！

在書局當了四個月的編輯，經驗是豐富得多了。這於我的將來是有益的。

七月二十二日

鴻，上面的信，寫來一攔，就是九天。前些日子天天下雨，聽說南通也成了澤國了。我因此非常替你的家擔心。後來，接到你的二十一日的信，也就放心了許多了。你的病好了沒有？在媽媽身邊是有福的。我不羨慕你，因為我也有我的媽媽在身邊呀。說來也好笑。我的媽媽嫌我的身體不結實。近日時常弄東西給我吃。早上一碗參，晚上

一碗燕窩，有時倒把我的腸胃吃壞了。做媽媽真不容易。你也替雲操心，雲的消息，近來我一些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她姊姊的家住在那裏，叫我從何處去找她呢！

前天去看的婁，她也病了。她和我說起，你的身體也很弱，我的朋友，鄉居的生活，是可以增進健康的，我望你能珍重你自己。

日子是太長了，來信是這樣稀少。我看見你的信，正同看見你自己了。我知道你是快樂而且平安，我是怎樣舒服呢。

我近來很好。

兄萍上 八月一日

下 雨

鴻，天又下雨，你該進了學校吧。書已經在校，錯的不多。校完了，自然交去付印的。因為要付印，所以不能不小心些。

雜誌十日內要付刊了，所以希望你和雲也做些東西，給我捧捧場。鴻，不要太胆小了，文章是愈做愈好的。

前些日我做了一首詞，是贈雲的，現在先給你這個媽媽看看吧。

清平樂

莽莽天涯，

那有知音者？

夢裏人兒何處也？

滿目離愁難寫。

白雲搖曳空中，

心隨雲去西風。

不會塗脂抹粉，

居然巾幗英雄。

鴻，你看這詩做得怎樣？你給雲看看好不好？

我說你受了委曲了，所以來時信也沒有。鴻，「人們的嘴真討厭哪。」我自信對你和雲是極光明的，但是，用旁人的悲哀來換得自己的歡笑，正是殘忍的人的慣技。經得住時間的淘汰的文章，總是不朽的文章，經得住人們攻擊的交情，纔是純潔的交情。

鴻，在人前，我是一個驕子，但爲了你，受些委曲何妨呢？證書拿來了，你也不告訴我，教我白去跑了一個空。而且我幾乎同人吵嘴。鴻，你請我喝酒吧，讓甜美的酒沉醉我的寥落的心，而且忘記了一切人世的苦惱。

雨只是不住的下，討厭的客人又來了。鴻，自從做了編輯以來，我不知道每天要會多少無聊的人，談多少無聊的話。鴻，可愛的人生

是有限的，討厭的人生是無窮的啊。

兄萍上

九月五日，一九三一。

星期通信

增敷兄：

承你幾次來看我，要我寫點東西，我想，你自己辦刊物，我照例該幫忙的。但是，有什麼話可說呢？還是說說自己罷。

我近來每天都很忙，但究竟忙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忙是好的。項蓮生的詞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近來頗有此感。我寧願做一些乾燥的事，不願多寫文章，因為我最近感覺得天下最無用的人就是寫文章的人。但無用也罷，自己除了寫文章又

無事可做，挑擔挑不動，做官拿不穩，有什麼法子呢？還是寫文章罷，我們也想辦一個小刊物，但這刊物叫什麼名字，我們此刻還不知道。

我來上海五年了，除了生病以外，一點成績沒有。近來頗想把友情的中下卷寫了出來，還寫一本小說，叫做小夫妻。但何時寫成，只有天知道罷了。我時常想跑到西湖做和尚去，閉關三年，一定可寫許多東西。做和尚沒有什麼糾纏，是最好，只是受戒的時候，把頭髮燒成一個個洞似的，有點可怕。我的確是胆小的人。聽說上海有文士要罵我呢？這的確使我傷心，我有什麼值得一罵呀！我病了，老了。既不想發財，也不想做官。既無主義要宣傳，也無陰謀可計劃。我是

一個平凡而老實的人。近來也頗謠傳我在鬧戀愛了，那也是謠言，雖然，鬧戀愛並不犯法。

呀喲，肚子痛了，不寫下去了。

衣萍

七月十五日，一九三一。

衣 萍 新 著

6	5	4	3	2	1
修辭學講話	應用文講話	小夫妻（小說）	病院日記	友情（再版）	作文講話
著作中	著作中	待印	整理中	實價七角	實價九角

一九三二年一月付版

一九三二年五月初版

衣萍書信

實價四角半

二 有 所 版 權 二

著 作 者

章 衣 萍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排 印 者

大 華 印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二八〇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成都南京重慶
廣州開封汕頭雲南

北新書局

0450
1932
5

82